

苦涩是另一种滋养

——读《好时光》



■周文杰

当一位曾以历史人物为题材创作长篇小说的作家，转身回望自己的青春岁月，会呈现怎样的文学图景？彭丽君的《好时光》给出了一个动人的答案。这位四川邛崃籍作家曾出版长篇小说《柳如是》《少女洁雅》，在对历史与女性命运的书写中积累了深厚的叙事功底。而今，她以第一人称的细腻笔触，复原了一段属于上个世纪中叶的成长记忆。这部作品既是个人生命的回望，也是一代人集体经验的文学存档。

一个少女的成长密码

《好时光》讲述了主人公江静好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成长历程。故事始于川西小镇，2岁时她被寄养在保姆家中，生活艰难，几近夭折。外公将她接回乡下，喂她吃饭、替她打扇、把烘笼放进被窝暖她的脚——这段相依为命的岁月，成为她一生情感的底色。她懂得了什么是爱，也因此终生渴望爱。

主人公5岁回到父母身边

后，面对的是父亲的冷漠与刻薄，以及姐妹更受宠爱的现实。这种家庭内部的“边缘化”使江静好早早成为一个敏锐的观察者。7岁那年，她从废品堆中捡到一本《寓言故事》，从此与书结缘。书籍成为她的避难所，也成为她认识世界的窗口。12岁时，她已深信自己此生目的是要谈一场“轰轰烈烈的爱情”。这种早慧与她在家庭、学校中的“失语”形成了鲜明的张力。

彭丽君以克制的笔调，书写了一个少女如何在压抑中保全自己的内心世界——书籍是避难所，日记是倾诉对象，幻想是武器。这种在匮乏中自珍、在冷漠中自爱、在困顿中自守的生存策略，构成了一代人的精神支撑。

时代记忆的文学档案

《好时光》的叙事不追求戏剧性的高潮，而是以绵密的细节堆叠出一个时代的生活质感。那些生动的生活用语、农事称呼、俚语俗谚，共同营造出一个真实可感的川西小镇与乡村世界。小说中关于家庭分

工、邻里关系、物资分配、劳动方式的描写，并非简单的怀旧陈列，而是对特定时期社会生活的深层勘探。

小说中还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温暖形象——外公。正是在外公身边，江静好度过了她一生“最幸福的时光”。正因为曾经被外公无条件地爱过，她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；也因为外公的“缺席”，她才在漫长的成长中不断寻找爱的替代品。外公去世后，江静好写下：“从今后，我要散帚自珍。”这句话堪称小说的题眼——在匮乏中珍视自己，在冷漠中守护内心，在不确定中守住一份对美好的信仰。

关于成长与尊严的当代启示

《好时光》提供了一种理解代际差异的通道。今天的年轻人与父辈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验鸿沟。《好时光》让年轻读者得以“进入”一个少女的内心世界，感受她的喜悦与疼痛、渴望与失望。当年轻读者看到江静好在失学时的迷茫、在劳动中的疲惫、在情感萌动时的羞涩与倔强，他们或许会发现：尽管时代

不同，青春的本质——对爱的渴望、对自我价值的追寻、对自由的向往——是相通的。这种情感上的“共情”远比任何说教更能拉近代际距离。

小说对女性成长议题的探讨具有鲜明的当下性。江静好在一个长期被边缘化的家庭环境中长大，在学校也不被重视，情感关系中常常被动等待。然而，她从未真正放弃自己。她通过阅读构建精神世界，通过写作整理内心，通过劳动证明价值。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“反抗者”，但她以自己的方式——倔强、敏感、不妥协——守护着尊严。这种“沉默的坚韧”，对今天面临各种压力的女性读者而言，是一种深刻的慰藉与启发。

小说对“好时光”的重新定义具有普遍的人生智慧。书名本就透露出，那些曾经苦涩的岁月，在回望中竟成为无可替代的“好时光”。这不是对过往的美化，而是一种深刻的人生领悟——正是那些让我们痛苦、挣扎、迷茫的经历，塑造了今天的我们；正是那些我们曾

经想要逃离的日常，构成了生命中最真实的质地。

《好时光》的语言是质朴的。小说语言与主人公的年龄、心理状态高度契合——童年部分的叙述带有童稚的直白，少年时期逐渐加入内心的敏感与反思，青年时期则呈现出更多的迷茫与倔强。这种语言上的“成长感”体现了作者的叙事功力。

在当下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，《好时光》提醒我们：理解过去不是为了沉湎，而是为了更好地认清现在。当我们看到江静好在匮乏中仍然保有对美的追求、对知识的渴望、对爱的信仰，我们或许会重新思考：什么是真正重要的？这部小说最终告诉我们：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一个人对爱与尊严的坚守，永远是最珍贵的“好时光”。

用岁月织就生命的韧性

——读《毛线长长》



■王景森

林汉梁先生于古稀之年创作的长篇小说《毛线长长》，跨越半个世纪，以回望的姿态，将那段火热的特殊岁月及漫长的人生跋涉，编织进以“毛线”为隐喻的绵长叙事之中。小说像一位从容的讲述者，引领读者走近一代人的心灵地图，理解那些在时代浪潮中沉浮的个体，如何以坚韧、才华乃至狡黠，守护内心的星火，完成自我的塑造与救赎。

“毛线”作为叙事的核心密码与情感炼金术

小说最精妙的设计，莫过于

于将“毛线”这一日常物件，提升为贯穿全书的核心意象。它首先是一种巧妙的“情感策略”。在物质匮乏、精神生活受到严格规训的环境中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表达不得不寻找迂回的通道。主人公段建刚追求白青杨时，故意显露毛衣袖口的脱线，以此创造“求助”的契机；他甚至将滚烫的求爱信藏入毛线球中，进行一场忐忑的“情感投石问路”。当段建刚后来以同样方式接近方熙春时，这一行为已演变为更为审慎的情感试探。“毛线”因而成为连接两段重要爱情的纽带，也是测量人物性格与命运变化的标尺。

织毛衣是缓慢的、需要极大耐心的劳动过程。这恰恰隐喻了那一代人在广阔天地间的生存状态。在荒芜中开垦土地、在陌生环境中学习生存技能、在单调中寻找精神慰藉……这一切都如同编织一件看不见的毛衣，过程漫长而艰辛，却构筑起生活的形状与温度。从青春岁月起针，穿过返城后的迷茫与奋斗，一直延伸至晚

年的回望，这根线串联起的不仅是个体的爱恨，更是一代人如何将外部施加的磨砺内化为自身生命韧性的精神历程。

苦涩土壤上绽放的人性之花

《毛线长长》并未让苦涩成为唯一的底色，而是着力描绘了在这片特殊土壤上，人性尊严与生命才华如何倔强地寻找绽放的缝隙。

主人公段建刚身上最动人的是一种永不熄灭的对“美”与“创造”的追求。二胡与京剧才华，是他精神世界的支柱和赢得尊重的资本。他无师自通成为手艺精湛的木匠，不仅是为谋生，更是在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。这种对技艺沉醉与对艺术向往的执着，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抵抗与自我成全。

小说中的两位女性形象同样熠熠生辉。白青杨的挣扎与选择，折射出家庭出身与世俗观念对个人命运的深刻影响。方熙春则展现出更为果敢、独立的现代女性气质，其商业上

的成功与英年早逝，构成了小说中最为昂扬又最为悲怆的乐章。通过这些人物，小说告诉我们，即便在高度同质化的洪流中，个体的性格与选择，依然导向了千差万别的人生风景。

代际之间的记忆之桥

林汉梁先生在代序中明确指出，这部小说是写给两代人看的：一代是亲身经历者，一代是他们的后辈。这赋予了《毛线长长》一项重要的社会功能——搭建代际沟通的桥梁。

对于亲历者而言，阅读此书是一次深情的回忆与品咂。书中那些具体微妙的生活细节，能精准地叩响记忆的门环。但作者提供的不仅是一面怀旧的镜子，更是一种经过岁月沉淀后的反思视角——少了几分年轻时的激愤，多了几分对人性复杂性的宽容与悲悯。这种叙事，能帮助同龄读者与过去的自己、与那段历史达成更深层次的和解。

对于未曾经历那段历史的读者，小说则是一扇充满体温

的历史窗口。它通过有血有肉的人物命运与鲜活可感的生活场景，让抽象的历史变得具体可触。读者能从中看到，他们的父母或祖辈，也曾经有过如此激昂、困惑、充满渴望的青春。理解了他们故事的曲折与厚重，便更能理解其后的人生选择，从而在代沟之上，架起一座基于共情与尊重的桥梁。这正是文学跨越时空、滋养人心的根本力量。

《毛线长长》通过“毛线”这一充满烟火气与象征意味的意象，将宏大的时代叙事转化为一曲幽微而坚韧的个体生命咏叹。小说在书写艰苦时保有尊严，在描绘爱情时穿透浪漫直抵复杂人性，在追溯历史时致力于建构理解而非评判。它如同一件用岁月与记忆编织而成的厚实毛衣，既为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提供温暖的慰藉，也为后来者披上一件感知历史体温的衣裳。在这个意义上，《毛线长长》不仅是一部优秀的小说，更是一座连接过去与现在、个体与时代的桥梁。